

蒙

韃

備

錄

孟
珙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
今說海及歷代小史皆
收有此書說海在先故
據以排印

蒙韃備錄

宋 孟 瑛撰

立國

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齋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却口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忒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額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裏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今爲創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強大。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於見彼齒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

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爲一月。見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衆。敬天地。重信義。所傳武沒眞者。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近年以來。有女眞叛亡之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國號年號

韃國所鄰。前有紇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常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略無制度。琪常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無常。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河博易販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却用漢字。去年春。琪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日辛巳年。是也。又慕蒙爲雄國。故以國號曰大蒙古國。亦女眞亡臣教之也。琪親見其權皇帝摩睺國王。每自稱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彼亦不知其爲蒙。是何等名字。何爲國號。何爲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強解事以教之耳。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以愚觀之。更遲年歲。則金虜叛亡之臣。必教

之撰其誕日以爲節。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久已陣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帝名忒沒葛。所統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却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妻。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遂看經。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三公主曰阿五。嫁尙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孫男甚衆。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臘羅。彼詔詰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兄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國王每戒所部將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稱之。不許呼他。國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髮。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其次曰兔花兒。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臘羅。又有鷓鴣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又其次曰按赤那邪。見封尙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

亦有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言隨國王者皆惡。隨尙書令者皆善也。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內州人。先爲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主。有子甚勇。而韃主武沒眞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閒於家。其子見爲西京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次曰劉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燕京等處。有紙蟬兒。無師史元帥劉元帥等甚衆。各有軍馬。皆聽摩曠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脫合太師者。乃兔花大傳之兄。原女眞人。極狡猾。兄弟皆歸韃主爲將相。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尋奪合。又有女眞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率皆女眞亡臣。向所傳有白儉李藻者爲相。今止見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見有移刺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內翰掌文書。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尙書。楊藻者爲彼北京留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女眞人也。

軍政

韃人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追逐。緩者殺之。迫逐填塞。濠塹立平。或供鵝洞。

砲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數倍有差。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凡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於諸國。又於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咸集於燕都而後啓行。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卽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嚙也。千馬爲羣。寂無嚙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寒饑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羣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割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彼亦解爲煮粥。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韃去。趕得官家沒去處。葛魯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口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爲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糾人戍之。酋首因唐古糾叛。結卽刺都糾木典糾畔糾後典糾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糾人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具言民物繁庶。與糾同說。韃人治兵入寇。忒沒真忿其欺凌。以此犯邊。邊州悉敗死。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又隨駕護衛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錄尙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太師元帥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帶兩虎相向曰虎鬬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

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文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勅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遺發臨民者四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今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鬪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襲金人遺制飲宴爲樂也摩曠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具酒饌飲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裝傳襲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髮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額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幟惟傘亦用紅黃爲之所坐乃金裹龍頭胡床國王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爲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盤龍爲飾國王亦然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陣則用之鞍轡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箭手刀甚輕薄而彎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効勤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之凡見馬

則換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簡。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教之。今乃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姦計。爲可惡也。

祭祀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凡飲酒先酌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又有文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更相勸。勸不禁。北使入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卽命之以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侍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燦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餘四人乃薩人。內四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絃等彈大官樂等。四拍手爲節。甚低。其舞甚

異。韃人之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盞。見人飲盡乃喜。如彼擊鞠。止是二十來騎。不多用馬者爾。惡其闐闐也。擊罷遣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喚。因大笑而罰六盃。終日必大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相臂挽。若以一手執盃。是我嘗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盃。乃彼與我挽盃。我當盡飲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鬧失禮。或吐或臥。則大笑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辭之日。國王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喫。好茶飯與喫。好笛兒鼓兒吹着打着。所說好城子。乃好州縣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蒙鞑备忘录

作者=孟珙撰

页数=9

SS号=11057687

出版日期=1985年新1版

出版社=中华书局